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六十回 講法臺群仙顯法 剖奇案七竅驚奇

七竅自臥榻所，魂離軀殼，悠悠忽忽，不知屬何地界，兩峰對峙，下臨江水，徒楨在目，垂楊覆焉。七竅思曰：「吾在衙內，為何到斯？」信步行來，竟立徒楨上面，眺望江水不已。俄而徒楨轉過，坦道一線，直牽數十里之遙。七竅是時未審坦道何去，遂坐於垂楊枝下，四顧躊躇。忽來一青衣童兒，笑謂七竅曰：「先生焉往？其殆不識路徑而望洋悼歎者乎？不然，何默爾無詞，席地不行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吾非有所行之地，乃不意至茲，特弗識坦道一條，所通何處。」青衣曰：「是道登天。欲觀上天景致，可由此逕緩而登。」七竅聞說，忙相揖於道童曰：「吾正欲景觀天上，祈為吾導可乎？」青衣曰：「爾欲登天一覽，速隨吾來。但不可回頭望之，望則膽碎而驚，驚則必墜。」七竅諾，果尾其後，一步一趨。頃之，暗暗回顧，足離於地者約有數百丈焉。七竅畏甚，從茲不敢反視，俯首而上，愈上愈高。曾不幾時，而河漢星斗已儼然在眉目間矣。

青衣曰：「吾力已疲，可於此暫息一刻。」青衣坐，七竅亦坐。坐已，環顧見所坐者，盡屬雲霞。以手抹之，細軟非常，綿綿若絮。對面望去，數星排列，其大如斗，光明照耀，閃爍不停。七竅於斯自在逍遙，幾忘己為郡守也者。青衣暗知其情，乃乘機言曰：「汝為郡守，榮華已甚，不知其樂有如此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吾身雖為郡守，其心實為萬民，每遇疑難案情，百轉憂思，食也而難於下咽，寢也而難於入夢，那得清閒半日，如汝輩之逍遙無累耶？」青衣曰：「汝既如宦途苦況，何區區戀此富貴，不作一出山想哉？」七竅曰：「吾亦常有此念，奈塵世道士無一可為我師。」青衣曰：「野方外道固不足為人師。彼《黃庭》經卷，習此而成就者，代不乏人，獨不可以為師乎？」七竅曰：「身為郡守，日理民情，即有《黃庭》，亦不暇閱。」

青衣曰：「汝深入迷障，妖部環伺，恬不為怪，所以入道甚難。在汝心中，以郡守為至榮至尊，視大道為可無可有，安知仙真榮耀，更甚於郡守耶？況郡守之榮，不過如花開謝，豈及為仙天上，與日月以同輝？然吾所言，知汝淡焉置之。欲不導汝登天，又念前生與吾為友。吾且導汝一睹天仙榮顯，以冀脫此迷途。」言此，道童起，七竅隨起。

復行數百步，有門在望，高大無比。額上現二字曰：「南天」。入得此門，其地皆玉砌金嵌，潤諸可愛。行未數武，道童轉導七竅，路向左行。但見仙鶴飛鳴，聲清如磬；仙鸞飛舞，身美多文，仙蝶仙鵝，行來對對，仙羊仙馬，走去雙雙。或有臺焉，玉簫可聽；時而閣也，玉笛堪聞。七竅暗自計曰：「上天美景，真如海市不勝收之。」道童曰：「汝在天上，所樂睹者何景？」七竅曰：「即今行處，觸目所睹，皆非人間有耳。」道童曰：「還有佳境，汝隨吾來。」七竅欣然，緊隨其後。遙望一臺高聳，臺下概擁以五色雲霞。七竅曰：「前面高臺，何仙所住？」道童曰：「是乃講道臺也。」七竅曰：「臺也，而胡以講道名耶？」道童曰：「每逢佳期，道祖登臺講道，群仙環侍拱立而聽之。」七竅曰：「不知何日是講道之辰？」道童屈指計曰：「汝尚有緣，恰遇今日講道耳。」七竅曰：「道祖講道，又定何時？」道童曰：「如丙寅日，則定午時。今日丙寅，午刻必講道也。急待毋緩，猶能得見道祖出宮之榮。」言已，奮力前驅。

七竅追蹤而往。不知不覺，已至臺下。極目四顧，寂然無人。道童曰：「時尚早也，可於臺左坐以候之。」七竅果隨道童坐於臺左廂內。未幾鸞鳳齊鳴，仙真陸續而至，衣冠楚楚，盡屬滾龍盤繞，一身錦繡，備極鮮華。俄而廂內仙童捧出仙衣二套，一以予七竅，一予道童服之。七竅衣甫披身，自覺遍體生涼，輕鬆之極。俯視衣上，繡龍纏定，彩色炫人。衣服而後，群仙畢集，列坐廂中。七竅雜坐其間，總不離道童左右，群仙無有問及，而彼亦儼然以仙子自居。坐約片時，霹靂一聲，金光數道，左右廂內，如火如荼。群仙拱一拱手，乃金甲神祇六七，或執劍戟，或執金鞭，或執銅錘，或赤面黃鬚，或金面赤鬚，或粉面無鬚，形象森嚴，威然可畏，不言不語，高排於講道臺上。群仙濟濟，鶴班鸞序，恭立兩旁。一時仙樂齊鳴，幢幡寶蓋，翠羽官扇，護擁道祖跨著青角板牛而來。七竅睨而視之，見其頭帶冕旒，身服八卦龍衣，晶光奪目。左右童子，一持拐杖，一捧《太極圖》，齊擁臺中。

鼓播三通，鐘鳴三匝，道祖登座。群仙朝參畢，一字排列。

道祖乃起顧盼之容，向群仙而言曰：「道在天下，習之則有，不習則無；道在人身，行之則升，忘之則墜。此以小者言之也。

若言其大，未有天地，先有此道，既有天地，道之彌綸。是充塞乎天地者，道也。道吾所道，仙佛成之；不道吾道，餓鬼墮之。吾願世人道其所道，且樂吾道；道不忘道，以成吾道。吾道能成，自登坦道；逍遙自在，以安吾道，諸真諸聖，同享是道。」方言至此，群仙同聲應曰：「大道周流，共沾所教，得其所教，乃成是道。道中之祖，闡此大道，伏翼道門，無息此道。」道祖聞言，歡欣下臺，群仙擁護而去。

臺下尚留二三仙子，年歲甚輕，向七竅而詢曰：「汝乃南龍郡守，不在署內掌管符篆，來此竊聽道語，應該罰入雷部誅之。」七竅不敢回言。突然雷聲震動，雷光閃閃，直逼其身。

七竅跪地泣曰：「吾以區區凡體，豈敢妄登仙地訓誥道祖哉。」

以吾行至徒楨之前，垂楊枝下，為青衣道童所導至此，是以冒觸仙容耳。」二三仙子曰：「既然如是，撤轉雷霆，爾上前來，吾有以教汝。」七竅見雷部遠去，兢兢戰戰，跪於仙子之前，曰：「仙子何論？吾願敬聽，不敢有違。」仙子曰：「汝前生亦此地人物，為闡道不服，私下塵世，迷於四害，何日回頭？幸而有緣，得登天府，聆道祖講論大道。汝速歸衙辭官，入此道門，以還本位。否則仙根墜落，永無登天路矣。」言畢，用手一招，五色祥光，擁著仙子飄然竟去。七竅起視，前道童尚在廂內，命將仙衣卸下，曰：「汝可歸矣。」七竅曰：「歸從何處，路徑不識，望仙官導之。」道童曰：「汝非道中人，吾備導矣。」七竅再三哀求，道童怒目言曰：「來，來，吾送汝歸。」行至一崖，七竅畏，卻步不進。道童推之以掌，七竅懼墜，緊閉雙眸，耳聽風聲濃濃，一驚而蘇。舉目視之，乃在榻上。起而靜坐，詳細思維，所見所聞，歷歷不爽。自此心心在道，厭棄官階。

珠蓮見夫近日行為殊於往昔，乃詢之曰：「郎君官居郡守，三代榮封，宜盡乃心，以勤案牘，一日皇恩下逮，擢至宰輔，功安社稷，名震海宇，幸莫大焉。胡郎君近日不以案牘為勤，其心似別有所思者，何也？」七竅將夢一一述之。珠蓮突曰：「妾以郎君為何疏於政治，卻為一夢耳。妾聞之，至人無夢。」

夢乃幻境，隨有所思而成。所以婦女常夢產子，以其心之所望者，恒在於是。男兒不夢產子，而夢娶美妻，亦以所好於心者，而形諸夢寐也。妾勸郎君毋以夢兆為真，宜以現所得者為務，妾之望也。」七竅聆此，夢付流水，將仙子所教背而不行，仍戀名場，以希榮寵。珠蓮見是情景，不勝欣喜，內庭設宴，勸酌慰懣。

正暢飲間，突來役吏稟曰：「衙外叫冤，祈大人發落。」七竅曰：「爾將叫冤者喚至大堂，吾即出詢。」役吏領命出堂，呼曰：「大人即臨公案矣，呼冤者立候審問？」無何，衙內木梆響亮，滿堂役吏排列左右。閃門啟處，炮聲三震，呵道如雷。

七竅出堂，高坐公案，顧謂役吏曰：「叫冤者何人？」役吏將叫冤數輩，帶至大堂跪下。七竅詢曰：「爾數人叫冤何事？」一老叟曰：「前日吾女歸寧，看顧母疾。未逾三日，彼翁寄信，言吾婿偶染微恙，吾即命子送歸。吾女去已數日，不見於歸，往問婿家，亦言吾女未返。吾聞驚甚，四處尋之不得。傳言北雁山下有男女屍骸，急往視之，果吾子女也。但不知兇手為誰，望大人緝獲兇犯，以償吾子女之命，其心始甘。」七竅曰：「這是自然。然呼冤不止一人，凡有冤有，實陳其說。」左一婦曰：「吾夫前日飲吾父壽酒，三日不歸。訪已遍矣，不料在於北雁山下斃之。」右跪二人，皆言子赴市塵，亦在北雁山同殞。七竅曰：「吾已命役遍訪兇人，如訪得之，立決償命。」詢畢，數人拜舞而起。

七竅是夜設筵以詢四妖，曰：「北雁山之事，可訪得乎？」李赤曰：「吾等未能訪確，惟總管盡得其情。」七竅詢之總管，總管曰：「斃人者非人，乃妖也。」七竅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總管曰：「李赤、徒能、馬魁與吾四人分路查訪，吾訪至北雁山後老楊樹下，席地小憩，忽聞叢林內濟濟人聲。吾隱暗處窺之，乃一男一女，相對而坐，俱屬髻齡。外有婢女二人，列侍左右。」

男女談論，言及北雁山得人血人首以為餐，甚是爽口。又命二婢再獻，以為夫婦同飲。二婢去，男女攜手，同至老楊樹下，入土而沒。吾緊記其處，忙來山前，見有二人奔走坦途。二婢潛近身旁，推倒在地，割下首領。以衣接血，向山後而去焉。」七竅曰：「爾察的乎？」總管曰：「所察是實，並無訛也。」七竅曰：「這妖又如何收之？」馬魁曰：「大人出示，曉諭軍民人等各執械器，候於北雁山中。吾輩護衛大人，收此妖孽。」七竅如計，遂命書吏出示曉諭。

臨期日，不約而集者數千人。七竅乘輿而來，總管導至樹下，命村人數輩，各持畚具以掘之。掘約一丈之深，果有男女四人，口中尚啣人首。村民稟於七竅，七竅命束手足，扛出坑外，厲聲詢曰：「爾屬何妖，膽敢斃人性命？」四妖不答，各將人首吮之。七竅無奈，命以竹簍盛著，扛回郡內。百姓聞此奇異，爭視妖孽者紛至沓來。七竅命人密密邏守，入衙息定，詢及總管諸人曰：「此妖何名？」馬魁曰：「此土煞也。借男女之精魂血肉而成形體。非用油火焚之，難除是孽。」七竅點首。

妖暗知覺，出簍而逃。邏守者忙稟七竅。七竅曰：「此妖逃去，安得而誅之？」徒能曰：「妖物即逃，定在舊處。但這次入土，較前更深，恐於一時難以得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必如何始得耶？」李赤曰：「可宰一豕，以盆盛血，並及豕首，放於老楊樹前，命人暗處守之。彼聞腥氣，斷然出食。待彼出土，速將油火焚於其處，彼必畏而不動，可以簍盛歸，當即用油潑之，自難遁去。然後焚之以火，而此孽可除。不然，得此一番挫折，愈肆淫威，彼境居民軀難保矣。」七竅曰：「是妖如此其毒，若不除卻，胡以安及村人？」遂命役吏照此行事。果於三更後，四妖同出，共食豕血及豕首焉。村人膽壯者，急以油潑地，山林內外，遍燃火具，而四妖已僵臥不動矣。俟到天曉，仍將竹簍盛定，扛回南龍。七竅升堂，即以油淋之。四妖懼甚，相抱而泣，聲如秋蟲。七竅詈曰：「汝不食吾村人，吾弗汝誅。今食吾民甚眾，王法難道，天律在所不容！役吏，與吾舉火焚之！」四妖得火焚身，圓圓轉轉，合而為一，化作斗大肉團。待火烈時，復化為肉蟲千萬，四方蠕動，似欲離此火坑。七竅見之，忙命加火熾之。頃刻間，肉蟲盡化為煙，一毫無有。

七竅於是向村人言曰：「噬人妖孽，已為汝輩除矣。喪其子媳者，各領歸里，為之超度焉。」村人齊聲呼曰：「吾民郡守，真人也。最怪妖物，尚能殲除，其他可知矣。」此聲一倡，朝廷嘉其智慧，聖恩下逮，加升刑部員外，即刻日進都，以授此職。七竅得茲榮寵，厚設筵席，呼四妖而賞之，曰：「吾之官階得以重升者，皆爾四人力也。但問爾等，何能剖案如神乎？」四妖曰：「是皆大人明鑒，吾輩不過效厥奔走，他何知焉？」七竅曰：「北雁山之妖物，若非爾等，即仙子不能知之，真足令人敬服不少。吾也力得爾等，遷升部官。爾四人可願隨吾，一遊都下否？」四妖曰：「大人厚待吾輩，實不忍忘，俱願相隨，以酬盛愛。」七竅曰：「聖旨已下，吾將卜吉起程。今特設筵，賞爾輩收妖之勞耳。」四妖曰：「承恩多矣，誓必報之！」其時郝相聞得乘龍有此奇才，不勝欣喜，又兼夫人望女心念甚切，遂遣家丁星夜前來，迎接七竅。七竅即將符篆交與後官，率領四妖，望都進發。